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二集
六

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再版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二集
六册

(定價大洋壹元陸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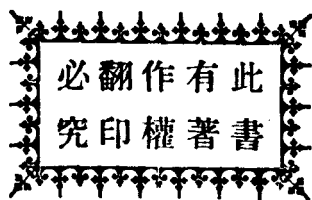
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

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

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
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

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
和記及各省支店

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



此書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戒菴漫筆

明 江陰李詡

正德時。逆瑾傳勅。譴責忠良。目爲奸黨。勅中五十餘人。而吾江陰獨居其三。主事爲小江黃公昭。御史爲學靜貢公安甫。借山史公良佐。貢史以奏章忤。黃以輓死。諫蔣御史詩忤。亦一時之盛云。

王伯厚云。張文饒曰。處心不可着。着則偏。作事不可盡。盡則窮。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。天之道也。愚爲邵子詩。夏去休言暑。冬來始講寒。則心不着矣。美酒飲。微醉後。好花看到半開時。則事不盡矣。

今人大廳五間之前。重置屋者。俗名五廳三泊暑。謂可障蔽炎熱也。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。又作屋翼。剝風板。老學菴筆記云。蔡京賜第宏敞。老疾畏寒。惟撲水少低。乃作臥室。或又作僕處。謂廳上待客。童僕供待。宜列于此耳。醉翁談錄。引子言小說者。或名演史。或謂合生。或稱舌耕。或作挑閃。杭州湖船最精妙者。曰水月樓。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。

天祿閣外史。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。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。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。沾沾以文學自喜。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。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。令諸生誦習之。殆亦一奇事也。

王浚川廷相云。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。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。盡壞其家學。歐文忠之子斐。與僧講法。失其父風。蘇東坡之子過。父事梁師成。變乃翁之節。韓稜不諂權貴。其孫演則黨附梁冀。人之不肖。亦不係於世類如此。

父在觀父之志。父沒觀父之行。先意承志。繼志述事之教。非孔子觀人也。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。而志則可知。是敗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。此是朱近齋之說。極爲有理。考亭聞之。當亦心肯。

江西省崇義縣。正德間新立。民皆羣種洞蠻也。羣字在軫韻中。音部本切。後山叢談云。二廣居山谷間。不隸州縣。謂之獠人。舟居謂之蜒人。島上謂之黎人。獠音姚。蜒音延。韻書作蜚。寫者音但。下注南夷海種。則蜒字宜以虫从下爲正。羣種亦曰羣人。叢談所載三人。今稱無異。蓋有四等異人稱矣。

煮飯何如煮粥強。好同兒女熟商量。一升可作二升用。兩日堪爲六日糧。有客只須添水火。無錢不必問羹湯。莫言淡薄少滋味。淡薄之中滋味長。右煮粥詩。楊王孫。西京雜記云。楊貴字王孫。文翁。張崇文歷代小誌云。文翁姓名黨字仲翁。壺關三老。荀悅漢紀云。令狐茂。此三人名。足以補班史之闕。

清虧桂闕一分影。寒落江門幾尺潮。李空同咏十六夜月警句。當時京師士夫稱賞。

道家所唱有道情。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。如四遊記。藍關記。實匹休耳。北地冰凍。雖極連底者。遇大霧頃刻可解。

少游月夜詩末句云。歸來枕簟清無夢。臥看明星到未央。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。若言未央而無夜字。則不可。此詩之病也。

糞田宜火日。若金水日則不肥。圇圇洩亦不肥。氣之通塞辭暢。不容假也。

東入吳門十萬家。家家爆穀卜年華。就鍋拋下黃金粟。轉手翻成白玉花。紅粉美人占喜事。白頭老叟問生涯。曉來粧飾諸兒女。數片梅花挿髮斜。此爆字婁

詩也。錄之以觀風。

柿類大小形狀極多。有火盆柿。大而匾。方柿。四稜六稜。乾瓢無核甚佳。火珠多核不美。綠柿品下。柑與橘類。而皮殼畧異。溫衢最多佳品。橙香美在皮而瓢則酸。古云在南稱柑。在北曰橙。非也。

字謎。日字加兩點。不作貝字看。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。貝字欠兩點。不作目字看。上有資字出荆公。木了又一口。不作杏字猜。若作困字猜。便是呆秀才。木旁着了字口字是極字

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。多而色黃則貴。俗云銀花賤。金花貴也。

寢輿鬼。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塘。太宰郎范粲。素服拜送。哀動左右。遂佯狂不言。寢所乘車。足不履地。凡三十六年。年八十四。終所寢之車。

唐詩鼓吹。有胡宿詩。考胡宿。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州。是誤收爲唐人也。倭國婦人不裹足。髮長散披在後。至梢皆剪截極齊。服飾有扇子錦。雜俎謂數相從曰支。夷堅志甲乙等。以支名者。取此也。

葉水心集募誌。王柝木叔永嘉人。知績溪。修陂塘。知江陰。開渠五百里。黃東發曰。江陰渠無百里是矣。然想木叔在當時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。邑志于嘉泰元年下。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。故揭出之。

須臾卽斯須。鄒魯方言。楚辭招魂尾句。皆曰些。口楚人方言。卽梵語薩嚩訶也。三字合言之。卽些字。

葉文莊公盛云。數自一至十。惟三平聲。八卦惟乾離坤平聲。十千十二支皆仄多平少。陰常有餘。陽常不足。君子少而小人多。此亦可見。

凡涉人爲皆是作僞。故僞字从人从爲。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。便生病。故病字从丙言火也。

徐廸功昌穀禎卿嘆嘆集。皆消遣悲傷之作。與廸功集迥然不倫。蓋廸功集工于模擬漢魏。而嘆嘆集則任眞而出者也。

前輩云。地氣高寒。便不生物。和煖便生物。秋氣嚴凝。便有一般清高氣象。固亦自好。終是肅殺。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。便自然可愛。

教字卽是學字。古文實同用。教學效學。俱只是一箇爻字。

盧多遜門下士種英蘇冠。多遜甚器愛之。多遜既得罪。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。英改名放字明逸。蘇改名易簡。

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。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。

東坡曰。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。而敗于寒陋之小人。

海棠欲花盛而鮮。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。世謂海棠無香。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。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。

蘇談

明 楊循吉

姚守重士

革除年間。太守姚公。最爲重士。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。數數饋以薪米。因此遂復得錢。繼中二老儒。皆徵出部下。自姚公折節。顧好悉爲貴客。郡中常開宴。彥士並集。一右列指使。據坐上席。繼中罵之。貞木踐繼中足。勸使勿罵。繼中罵愈急。太守問故。繼中曰。公今日設會。當以尊士爲重。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賓上耶。右列慚謝。退避下坐。是時四海初定。武功方盛。衛將赫赫在。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。置之上坐。蓋非其本心云。而繼中當筵叱罵。太守爲之彌縫。周全指使爲之從容避席。皆可謂難得者也。

黠妓賺詩

老儒陳體方。以詩名吳中。有一妓黃秀雲。好詩。謬謂體方曰。吾必嫁君。然君家貧如此。肯爲詩百首贈我。以爲聘資乎。體方信之。爲賦至六十餘篇。而沒情致。

清婉傳誦詞林。然是妓性實黠。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。於體方本無意也。方體方之爲詩。時人多笑其老耄。被紿而欣然。每談於人以爲奇遇焉。

韓公有度量

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。峒蠻方熾。公深追之。斬大藤峽。嶺表悉安。梧州兩廣中界也。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。門列畫鼓數十面。每有出入。則撾之以爲節。凡給侍左右皆三品。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。其尊嚴擬於王公也。公度量宏大。每賓客過。必有厚贈。軍前取資無算。而士氣懾伏。無敢有不盡力者。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。至於今猶公之功也。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。及後代者至。則拘拘繩墨。無復公之洞達矣。當公之時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。參謁候於門下。若小吏然。及見則長跪白事。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。及公歸後。凡易鎮五人。皆不得然矣。惟交好一見爲不廢也。則知公之威望。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。

僧中善記

陽山寺僧道岳能默誦法華經。經軸熟如注水。每日入城。則沿途持以爲課。至半道輒一周焉。他如圓覺了義。慈悲懺法。金光明地藏。皆能口述。不煩披閱。余惟華嚴般若。則稍對經本。然閉目亦能諷誦。略據行墨而已。吾輩士人。固多愧之也。

吳中醫派

今吳中醫稱天下。蓋有自矣。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。既盡其術。來吳爲木客。吳人以病謁者。每開一方。率銀五兩。王仲光爲儒。未知醫也。慕而謁焉。因咨學醫之道。原禮曰。熟讀素問耳。仲光歸而習之三年。原禮復來見仲光。談論大駭。以爲不如。恐壞其技。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。時仲光雖得紙上語。未能用藥。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。秘不肯授仲光。仲光私窺之。知其藏處。俟其出也。徑取之歸。原禮還而失醫案。悔甚。嘆曰。惜哉。吾不能終爲此惠也。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。吳下之醫由是盛矣。

史明古脩志

史明古脩吳江縣志。欲列山川爲一門。吳江本無山。循吉因論問及此。明古曰。橫山亦在吾邑境內。循吉曰。橫山是吳縣山。吳江但得一角耳。豈可相割與乎。時都玄敬亦在座。相與一笑。

顧阿瑛豪侈

顧阿瑛在元末。爲崑山大家。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。每處皆有春帖一對。阿瑛手題也。記必名公。詩必才子。雖篆隸二三字。亦必選當代之筆。當時如楊廉夫。鄭明德。張伯雨。倪元鎮。皆其往還客也。尤密者。爲秦約于立。擇良琦。有二妓曰小瓊。花南枝。秀每會必在焉。阿瑛好事而能文。其所作雖不逮諸客。而辭語流麗。亦時動人。故在當時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。則亦非獨以財故也。後阿瑛遭亂。財盡散去。遂削髮爲在家僧。

吳都憲膽氣

常熟吳都憲。諱少爲士時。素負氣剛介。章御史珪於都憲差後。然亦一不屈士也。二人不相下。各以豪邁自雄。欲鬪見之。福山有東嶽祠。塑酆都獄主爲猙獰。

又爲機括設伏於地。下人不知躡之。則有群偶鬼萃而搶焉。殿堂間寂人非携一二伴侶。不敢單身而入也。章與吳約月黑天陰之時。獨往以散餅爲驗。每鬼前必留一餅。約既定。章私先往福山。匿神帳中。吳持餅諸鬼前。每至一鬼。必云與汝一箇。次章所匿處。章伸手出乞。我也要一箇。吳遂以餅與之。云也與汝一箇。殊無驚異。由是章大驚服。後吳仕至都御史。亦多有著述。爲時名儒焉。然福山今亦焚毀。余數年前一至。土偶零落。無復向日之可駭者矣。

常熟酒令

常熟士人飲酒立令。至爲嚴酷。杯中餘瀝。有一滴則罰一杯。若至四滴五滴。亦必罰其數。人惟酒錄事是聽。不敢辭也。又其爲例頗多。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。不檢舉飲不如法。皆有罰。罰而辯者爲擾令。亦有罰。必滿飲。飲復犯令。則復罰。雖十罰必罰十杯。無一恕者。其爲深刻慘酷。殆杯勺中商君矣。如飲者飲本乾。主令者故欲其飲。則驗杯。喝云有五滴。則徑罰五杯。或主令者初舉酒時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。及飲者效之。揚杯則喝云不如法。不得不飲。故其

宴會。非有深量者。未有不被荼毒者也。不知此法起於何人。亦不仁之甚矣。然亦其本邑自行之。他邑不用也。飲酒本以爲歡。乃苦人如是。豈善飲乎。

中峯草堂

中峯卓錫處。皆以幻住名之。道行既高。四衆皈向。凡建所謂幻住菴者。有數十處。今在吳中者。居吾家雁蕩村之西。無二里遠也。殘碑墮草莽中。雖殿堂三間。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。禪師之所築也。故老相傳。建此庵時。馮海粟煉泥。趙子昂搬運。中峯自以塗壁。卽此草堂是也。或謂馮趙二公。貴爲王臣。豈屑爲是此俗人之見耳。前人高勝處至多。要此亦是其標致常事。何足怪也。

武功治水

武功在章秋治水。久未就功。問於王尙書來。尙書曰。分水勢。尋水源。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。散爲各支流去。而時或泛濫。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。不得。乃投以物。使人離數十里候之。物復浮出。如是者數處。武功曰。水流則不受物。源不出。是再投之一處不浮。曰。此乃真水源也。以百計塞之。皆莫效。下以土石若

無者。聞一僧有道。武公就往謁之。問術。僧不肯言。強之。但曰。聖人無欲。武公歸思而不得。數日忽悟曰。此下殆有龍窟耶。龍所欲者珠也。吾能使之去。於是鑄長鐵柱。洞釜底貫而下焉。水始受塞。不踰時。遂成平陸。蓋鐵汁能蝕珠。龍愛珠。故去也。武功時時爲人道之。

姚少師廣孝雅量

少師在松下散飯。曳履獨步。不將餘人。一縣丞喝道來。少師行如故。丞怒。笞而訊之。少師受笞不自道。丞使人縛置後。隨行人有識之者曰。此少師也。丞大驚。伏地請罪。少師徐云。且送郡獄。明日出之。謂太守曰。秀才官人不識事。一野僧行道。何足怒而遽笞之。吾作者乃以相戲耳。更不罪也。

林屋洞天

武功平生好奇。每遇游覽。必窮其勝。林屋洞天在包山。其中深幻幽黑。久無遊者。武功列炬而入。行頗久。至一處。平敞寬崇。特爲幽妙。壁上下皆作金色。有石乳自上滴下。相接至地。瑩如白玉。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。中設石床。類爲仙

者之外室。再欲進步。則有流水阻絕。不能前矣。不知何人題曰隔凡。字勢飛逸。疑非人間書也。武功欲留作其同。爲同游俗子所促。悵然而出。自後更無往者。

東平誌異

前輩王某正統間。爲東平州判官。因潛水於石堤下。得一壙。有石誌曰前卦吉。後卦凶。五百年後水來衝。幸遇王州判。移我葬河東。王異之。顧河東果有義塚。乃移葬焉。後王陞知州。嘆曰。前人止言我爲州判。今至握印。得無過乎。竟終於官。其子洪與余交。親言之也。

文襄仁政

周文襄公閱一死獄。欲活之。無路。形於憂嘆。使吏抱成案讀之。至數萬言。背手立聽。至一處。忽點首喜曰。幸有此可生。遂出其人。

文襄佛曠

文襄在吳中。好徜徉梵剎。旌節所至。鐘磬交接。每至佛殿。則膜拜致敬。人或謂之。文襄笑曰。卽如以年齒論之。彼長吾蓋二三千歲。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。

行之自若。

桐村事武

周伯器寓客吳中。以教授爲業。正統末。福建盜作。金尙書統兵往征。厥討。伯器拱立胥門水次。自薦唱曰。有嘉興儒人周鼎。願效力軍前。尙書壯之。顧其衣猶儒服。謂曰。既趨武事。難仍舊衣。伯器曰。諾。亟易短袍。戴小帽。束腰而進。尙書納之。後至福中。遂爲尙書親信。凡帳前合用文字。皆令製焉。賊平。論功。尙書與張僉都不協。其勞不得盡。上止爲沐陽典史。

蘇治失火

況守時。府治被火。焚文卷悉燼。遺火者一吏也。火熄。況守出守礮場上。呼吏痛杖一百。喝使歸舍。亟自草奏。一力歸罪已躬。更不以累吏也。初吏自知當死。況守嘆曰。此固太守事也。小吏何足當哉。奏上。罪止罰俸而已。

東野薦吳人

楊文貞公薦達士類。多踐清華。如吾蘇一郡。蓋有三人。則天下不可知也。三人